

星空下·栀子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宋燕

很多年以后，小城已没有了星空。
可是，每到夏夜，我依旧喜欢站在阳台上仰望。暗沉的黑夜里，我多想吹来一阵风，然后就云开雾散、星月朗朗。

1

15岁那年，我念初三。学校是小城里最好的学校，老师是小城里最好的老师。同学们都铆足了劲应对中考，可我却偏偏提不起神。或许是因为过早地想到了离别，又或许是因为成长总是令人忧伤。那一年，我变得落寞，会为一阕词而落泪，却搞不懂黑板上的 α 、 β 和 γ ；我会为一朵花而伤神，却不明白什么叫形而上和形而下，我的成绩很差，这令我不想见任何人。

可偏偏，虹，除外。
虹是个活泼漂亮的女孩。除了成绩不好，样样都好。她长得俏丽，说话像嗑瓜子儿，一张小嘴唇里啪啦，腮边圆而深的酒窝便跟着扑闪。说到动情处，哈哈一笑，那双眼皮的深痕便一直陷到了地老天荒里。

20世纪90年代，虹在社会上已有了些名头，在班里也很有威望。成熟一些的男同学，都喊她“虹姐”。她高兴时，便响亮地应一声，不高兴时，眉角一飞，头发一甩，空留一串男生们孤独的口哨……

彼时，虹与我家比邻而居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天晚自习后她都与我结伴同行。她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常常是她收拾好书包，一边和同学们打闹，一边站在课桌旁等我；或是她早早地站在教室外的阳台上，一见我出门，便欢快地叫着我的名字，伸手挽过我的胳膊。

我们的学校在郊区，同学们大多骑自行车上下学。每天晚上，下课铃一响，同学们便如困兽出笼，万马奔腾，简直有着风驰电掣的壮观。而虹与我，因为离家近，每晚便步行回家。记得那时候，班里有男生，长得人高马大，常常骑着

车，一边风一般地从我和虹的身后呼啸而过，一边大喊：“宋，上我的车，我带你回家。”窘得我不知所措。这时，便总能听见虹一阵欢快的叫骂：“小兔崽子，滚回你的老家去……”边骂边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，向那男生远去的背影狠狠砸去。

那时候，虹也会常常给我说一点社会上的事。比如那家叫怡园的舞厅是怎样的灯火迷离，而川剧团的录像厅里，什么时候又会播放刘德华的《天若有情》。还说周末在舞厅，遇见矮个子男生想请她跳舞，她瞬间挺直了身板，居高临下地看着那男生笑。也说，有人听说她是开中校的学生，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是啊，那可是开中校啊。即便是现在，我们开中也是小城响当当的王牌！

有一天晚上，依旧是我与虹相伴回家，那天的月色特别好，轻柔明亮，像是窗前的一挽薄纱。月光洒落在开满葫芦花的睡佛池上，碧绿的池水微微地泛起波澜。突然，虹凑近我的耳畔，悄悄地说：“宋，我有男朋友了。”我当时一惊，定睛看虹时，只见她对着我盈盈地笑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记得，那晚，虹的眼睛灿如星辰，而天边，冰轮皎洁。

记忆里，15岁的夏夜，是这样清朗如镜，却又甜蜜忧伤。

2

学校是百年老校，里面种着各类花草。进校门一溜烟儿地种着柚子。那时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东西叫柚子，只是顺着嘴叫它大柑。每年秋季开学，看那柚子吊在头顶，初时个小如青色的枳，再如橘，再如橙，眼见着那些柚子一天大似一天，终于看着它们褪去青色的皮，变得大而澄黄。然后，就有校工将那些柚子摘下来，分给各个班级。分到手，通常是每三个同学一个。那甘甜又苦涩的滋味，像极了回忆中的少年时光。毕竟，那时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。

逸夫楼（我们班所在的教学楼）的后面，种着一排栀子花。那些花儿绝非我们现在看到的不过齐膝的花苗，而是足以令人仰望的栀子花树。记忆里，那些栀子花树，是那样高大挺拔、秀美俊逸。以至于后来，我每次读郁达夫的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，总会觉得，所谓沉醉，是需要有栀子花来陪衬的。春风沉醉的晚上，怎能没有栀子的浓香？

栀子花盛开的季节，几乎每晚自习

后，虹都会带我去偷那些花儿。我天性胆小，只能放哨。而虹却胆大心细，每次她都先将自己掩藏在黑夜里，再迅速找准目标，左右开弓、手到擒来，然后，转身将满手的花儿塞进我的掌心。干净利落又不动声色。就这样，我们握着满满一掌心的栀子花，相视一笑，又故作镇定，迅速走开。

直至走出校门，走到灯火通明的路口，我们才长舒一口气，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摊开掌心。现在想来，那是我毕生再也未曾见过的美景。那些两寸来长的碧绿的花骨朵啊，静谧芬芳，像是掌心里轻握着的一段柔软的时光。而记忆里，便总有那么一朵花，还来不及在路灯下看清它的模样，便已在掌心悄然盛放。仿佛那些曾经以为一眼望不到头的青春岁月，还来不及细细咀嚼，转瞬却又匆匆散场。

还有一次，那是中考前的最后几天。当天的模拟考，我考得一塌糊涂，以至于连栀子花都不想去摘了。晚自习后，我与虹并肩而行。那个夜晚特别黑，特别安静，也特别悠长。虹一边走，一边自顾自地说着什么，而我却一路惆怅。突然，虹说：“快看，北斗七星。”我应声抬头，只见头顶，星空璀璨，而天幕中央正是明亮如炬的北斗七星。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北斗七星，只觉得那七颗星皎洁如明月，明净如霜雪。它们闪烁在苍穹之上，庄重威严又大气雄浑。只一眼，便照亮了我的心房。再抬眼时，只觉漫漫黑夜，已被星空照亮。

再后来，便真的是斗转星移，屡换星霜了。初中毕业后，虹与我各自散落天涯。其间也隐约听到过关于虹的消息。听说她很年轻便结了婚，正是初中毕业前那个夜晚，她曾亲口告诉我的那个男生。然后是生子，然后是争吵，然后是离婚……仿佛人的一生，浓缩到最后，亦无非是最为寻常的三言两语。

3

等再次见到虹，已是10年之后。有一年暑假，我从学校放假回家，又正逢母亲生病想吃馄饨，我便独自去菜场买肉。正当我提着菜篮左挑右选不知道买哪块肉好时，忽然有人从后面伸出手，在我肩上用力一拍。我回头一看，是虹。彼时，虹已长得很胖了，当年的瓜子脸被镶上了一道宽阔的裙边，身材也已发

福变形，膀阔腰圆。当年俏丽的美少女，早已被滔滔的时光和滚滚的风尘填充成了一个中年妇人。唯一没变的，是她的眼睛和笑脸。

多年没见，笨拙的我竟然一时语塞。但虹依旧清新自在，明媚爽朗。她将眉毛一挑问：“买肉？我帮你选。”然后三下五除二，安排小贩割肉、称重、付钱……毫不拖泥带水，依旧有着少年时偷摘栀子花时的爽利与明快。

在虹的面前，我仿佛还是多年前，那个呆若木鸡的笨小孩。那天，与虹重逢，除了买肉，我们还说了些什么，大多都不记得了。只记得在离别的路口，我曾问虹：“这些年，你还好吗？”虹微微一笑：“没什么好不好的，总之是过日子呗。”然后，我默默地看着她转身，看着她走远，仿佛一场盛大的告别。或许，那些属于生命中最为华美的段章，终将成为我这一生不停回望的故乡。而那个叫我抬头看北斗七星的女孩，那个带着我去偷校园里盛放的栀子花的女孩，早已被虹与我遗落在了15岁那年的夏夜里。

很多年以后，三峡移民，故城拆迁，学校整体搬迁至新城。有一次，我被邀请回学校参观座谈。初秋季节，嘉宾席上摆着黄澄澄的柚子，工作人员热情地说，这是学校自己种的，欢迎品尝。会议上，听完接待我们的副校长介绍完学校情况，我突然开口问：“学校里现在还种栀子花吗？”副校长先是一愣，继而眉开眼笑：“种了种了，当然种了，不仅种了，而且我们还特地打造了一条栀子花道……”会后，副校长走到我的身边，低声问：“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栀子花道？”我微笑着摇摇头说：“不必了。”

或许，永远不会有人知晓，这满园盛放的栀子花，再也找不到我想要的那一朵。

白塔棠韵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平浩

向奔流，滋养一方沃土。潺潺清流穿镇过境，澄澈见底，映尽天光云影、古塔青峰。

晨昏之际，古寺晨钟穿林渡水，惊起栖眠白鹭，残霞落照铺洒溪面，波光潋滟，暮色温婉。自唐宋以来，这条西流碧水便承载着渝西的烟火与文光，唐时置州拓土，宋时设县定疆，山水形胜引来无数文人驻足，翰墨留香。金牛寺、法华寺、半边寺古刹林立，梵音悠远；苏东坡题壁留诗，光时亨挥毫书碑，刘天成书屋传韵，历代贤达于此栖居研学，为这片山水沉淀下厚重的书香底蕴。北宋昌州刺史郑公遗迹尚存，千年墓茔静立山野，默默诉说着古邑的岁月沧桑。

山水钟灵，必生胜迹。河包白塔，便是这片土地最巍峨的时光坐标。塔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，八百余载风雨淬炼，九层塔身挺拔凌空，六棱石骨沉

稳苍劲，立于金凤山峦之巅，遥遥俯瞰濑溪百里风光。东望古堂静谧，西眺庙宇清幽，北闻山野晨鸣，南揽溪桥清景，四方景致环伺，自成一方绝胜。这座宋代古塔，集古人工匠智慧于一身，融力学、美学于一体，历经岁月风霜依旧巍然矗立，既是海棠香国的标志性胜景，更是渝西大地风骨坚韧的精神象征，盛名远播巴渝。

地灵自古出人杰，山水滋养文脉昌。千年以来，白塔脚下、濑水之滨，文风蔚然，人才辈出。这里翰墨传家、文武兼修，朝堂有进士立身，乡野有学子勤耕，代代仁人志士承山水灵气、续文脉薪火，让渝西人文之光，绵延千载、熠熠生辉。书香浸润街巷，风雅滋养人心，崇文尚学、笃行奋进的风骨，深深根植于一方水土之中，代代传承、生生不息。

古邑承古韵，新境启新章。八百春秋流转，白塔未改峥嵘，濑水依旧潺潺，海棠岁岁芬芳，而这片土地早已焕发全新生机。世代乡民依山傍水而居，勤耕不辍，春种稻麦、秋植桑茶，沃土生金、风物丰饶。地道粉丝远销四海，竹席精工享誉万家，嫩姜清润、佳酿醇香，特色风物走出巴渝、走向世界，让渝西烟火之美，被万千世人知晓。

山水有灵，文脉有根。海棠缀岸留香，碧水绕城含韵，古塔擎天铸魂。八百年宋塔立风骨，千年濑水润人文，一城海棠藏雅致，万般风华启新程。渝西这片山水，藏着古邑的厚重底蕴，载着今人的奋进希冀，文脉永续，风光长存，岁岁皆赴新景，代代续写华章。